

論

語

詳

解

論語詳解卷十

郝敬解

鄉黨第十○聖教莫急于禮莫切于仁爲仁亦惟復禮二十篇中亟言禮而不及禮事夫禮不可枚舉也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此篇記其畧節以補聖言之未備以證無行不與之實就聖躬威儀可見者錄其彷彿如此善學禮者讀鄉黨一篇三千三百可默會聖人之精神可見其言多與曲禮合記禮者學聖人非聖人學禮也子思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孟子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非有摸倣自然成象

所以爲聖人學者必閑習于素履默識于無象然後可幾苟徒刻畫比擬豈勝強作之勞神不可致思化不可助長從心所欲不踰矩皆于此篇見之錄錄續續只是一篇記事文字而舊本分章今畧改訂便初學云爾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片平聲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孔子二字冠一篇皆門人隨處隨事窺見夫子言貌起居飲食衣服描寫其似固是皮膚便是神髓門人

旁觀如此。聖人不自知其如此也。此章畧記其在鄉
在國言語之節。鄉黨父兄宗族所在。生於斯。長於斯。
情真少文。反本不忘初。有寧儉寧戚之意。恂恂謙恭
朴實也。似不能言者。恂恂之狀。九字成句。畧重不能
言。英華不露似之耳。非全默也。宗廟有禮法。朝廷有
政事。曲禮云。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
朝。便便辯也。非有真見。言不能便便。便便則易放。唯
謹但不放也。恂恂卽不能言處。恂恂謹卽便便處。謹
於字。與其在字。不能言。與便便言。相反應。旁觀恰似
兩截人。乃見變動時措之宜。從心之矩。後多倣此朝。

謂在朝侃侃和樂貌上大夫卿也。闇闇微悅也。下大夫分卑。可以舒懷笑語。故曰侃侃上大夫位尊言語
惟和平。

按舊本。是下君在。至與與如也。爲一章。朱子分朝與下大夫至與與如也。自爲一章。按闇闇始以上皆言語。今合之。

鄉黨詳雍也篇。宗廟詳八佾篇。○天子四朝。一爲外朝。在臯門內有三槐九棘之位。進爲庫門。有三府九寺。左宗廟。右社稷。廟社之間有詢事之朝。又進爲雉門。有百官宿衛之解。又進爲應門。是爲中朝。東有九

卿之臺又進爲路門爲內朝卽路寢之朝本四朝而恒云三朝者詢事之朝非常朝也諸侯無臯門應門其庫門卽大門其雉門卽中門其路門卽內門也內門三朝與天子同鄭康成之說如此

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大國諸侯與次國皆三卿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下大夫亦五人天子之卿爲上大夫惟天子之大夫有中周禮六卿之副皆中大夫也侯國之卿亦是中大夫其餘大夫比卿爲降皆稱下故諸侯之大夫無稱中者卿對下大夫稱上耳左傳荀庚聘衛衛人欲尊之云次國上卿當

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上卿。當大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媚晉人之權辭耳。大國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說文。侃侃剛直也。漢書亦云。侃然正色。家語子貢三年喪畢。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侃而樂。又詩云。坎坎鼓我鼗。我烈祖坎鼗。與侃皆通樂意也。聖賢言貌無純任剛直者。故曰色思溫。與僚友言。剛直尤非所宜。閔子侍側。閭閻冉有子貢侃侃。子路行行。子路惟其剛直。所以異于三子。若侃侃亦剛直。何以別于行行。

者乎

君在

促踏積

如也與與

子

如也君召使擯

病色勃

如也足躩

匡入聲

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

詔平聲

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自此至第三章私覲愉愉如皆記夫子容貌此一章爲君相禮之容君在君臨朝也將言賓至先記君在爲主也。蹴踏仰見君而立不寧也與與猶豫安舒貌。蹴踏而與與所謂恭而安也。擯主君所使迎賓者也。勃變色貌。躩足不進貌。聞命而懼失禮于君且懼使君失禮于鄰國之君也。賓至主君迎于大門外賓

之相曰介。主之相曰擯。主賓接必擯。介居閒不徑相質也。家語子路云：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賓至大門外北向立。介序立于賓前。東向。主出大門外南向立。擯序立于主前。西向。末擯與末介對。各以次傳辭。通主賓之意。然後主賓相見。推手曰揖。所與立謂所與並立者。時夫子爲次擯居中。左則傳君言往揖下人。左其手也。右則傳賓言復揖上人。右其手也。以兩手推向左右。身不搖拽。故前後衣襟如整齊也。爾雅云：衣蔽前謂檐。詩云：不盈一檐。與檐帷之檐通。車帷曰檐。言衣前後如檐帷垂不動也。主賓旣

交主延賓入。凡門外擯介在賓主前。入則隨賓主後。介隨賓後。擯隨主後。入供事也。所立處相去遠。故進必趨。直前疾進曰趨。趨則手易散。翼如如鳥飛。張翼端拱也。記云。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是也。禮賓退。主君送出門外。必再拜。賓避去。主君命擯送。反告賓。不顧。舒君敬也。

記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賓。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命數。賓至次于大門外。主國之君爵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降于賓。示讓也。賓下車。

立于庫門外。直闌西北面。介者以次立于西北。東面。每介相去遠近。隨命數。主出。立于庫門外。直闌西南面。擯者以次立于主東南。西面。每擯相去遠近。亦隨命數。末擯末介對。東西相去遠近。亦隨命數。主命。上擯請來事。上擯承主命。傳至承擯。及末擯。傳末介。中介上介。以達于賓。賓命上介復命。以次傳及上擯。達于主君。然後主君迎賓入。若鄰國使臣來。則主君立大門內。迎不出限。南面立。不傳命。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相與入也。以上鄭康成之說。亦未知是否。○爾雅

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步。大路謂之奔。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蹐蹐如也。

此章畧舉入朝之容。天子五門。自外而內曰臯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諸侯三門。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考工記。應門二徹。三個。徹。轍也。一車二徹。其間寬六尺六寸。三個。三車共寬一丈九尺八寸也。

門高大如此。曲身而入。如門不能容。恭之至也。門兩旁植木曰棖。兩扉合處置楹。室扉曰闌。闌居中。往來出入由左右。棖闌之間。君出入由左。出則闌東爲左。入則闌西爲左。蓋君自內南面出。以東爲左。反以西爲左也。臣民出入由右。出則闌西爲右。入則闌東爲右。蓋臣民自外北面入。以東爲右。退以西爲右也。儀禮設侯以東方爲右。个升堂北面亦然。出入不敢當棖闌中央。立則必傍棖闌。避君出入之道也。閤門限也。出入不踐踏。疏云。所以爾者。嫌自高不爭。兼不敬也。過位。過大門內君之虛位曰宁。君有禮事。如求神。

迎賓省牲器之類常宁立于此一日著詩云俟我于著乎而者雖不在夫子過之必敬門堂曰塾羣臣入者于此會集熟思然後入有所當言夫子亦言但不誼諱有似不足者禮臣見君拜堂下君命升乃升如燕飲之類卿大夫席皆在堂上諸侯堂高七尺每尺一等升則以手收攝裳下邊避足升也凡衣裳下邊曰齊一作齊既登堂則釋齊曲身而行迫近君則藏氣斂息屏猶藏也一呼一吸曰息屏藏其氣似不息也出自堂出也降下階也等階級也逞舒也怡怡和悅也遠君故敬少舒也沒階下盡階也趨疾行就位

言言解 卷一
也復位復堂下序立之位也。仰見君故踧踖方敬而忽怡怡怡怡而又踧踖。臣道主敬和不勝敬終之踧踖以成禮也。自入公門至此周旋中禮變動不測所謂順帝之則從心之矩也。常人在朝未嘗不敬而從容中道自然應節惟聖人能之。

庫門之內古謂外朝。卽王制云當宁而立謂之朝者也。位當門屏之間。天子屏在門外。諸侯屏在門內。古者君立受朝。羣臣皆立。其說始于周禮大抵衰世之意郊特牲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此何但下堂耳。○或問攝齊升堂手無所執乎。按古者臣見

君執贊。左手執贊。則以右手攝齊。無贊。則執笏。攝齊。則搢笏。既升堂。面君。仍執笏。笏以記忘。故君前奏對。必執笏。且致端肅也。或云。笏但搢不執。或云。遇有事。則搢。玉藻云。凡搢笏。必盥。有禮事。如裸將之類。將盥手。乃搢笏耳。○鞠躬。屏氣似不息。非聖人不能。老氏以存神馭氣爲胎息。佛氏以觀出入息爲圓通。可知皆論語之糟粕耳。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躡。踏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此記夫子爲君聘。享鄰國之容。天子分封諸侯。則削

王爲圭。頒以爲瑞節。朝覲會同。則執以爲信。夫子爲魯君聘。問他國。或相君盟會。故執圭。必知此爲聘問者。盟會則兩君親見。大夫無私覲。有私覲。是聘問也。執圭。謂在本國始承命受圭。比至鄰國。奉圭致命于主君。將歸。主君使人還玉。皆使臣親受。執以授上介。與價人櫃而藏之也。如不勝如重也。聘禮云。上介執圭如重。曲禮云。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是也。上如楫。謂以左手在圭上拱護之下。如授。謂以右手在圭下承送之上。尚通。曲禮云。操幣圭璧尚左手。拱抱曰揖。承送曰授。聘禮云。授如爭。承下如送。是也。戰色懼容也。

詩云戰戰兢兢非臨陣之謂也足蹢蹢不敢縱步也如有循如環物而行周旋不離步武之間玉藻謂足毋移圖脈行不舉足是也按聘禮使臣受圭還以授上介上介以授價人堂上遞相授受故足不移而旋轉如豚行國內也兩手執玉不及攝齊鞠躬磬折垂佩委地惟恐躡之而失容也故曲禮云執玉不趨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玉藻云執玉舉前曳踵卽蹢蹢如有循也聘義云君子貴玉非謂玉寡故貴之也君子比德于玉瑕瑜不相掩忠也孚尹旁達信也聘享惟圭璋特達以玉傳信故使臣授君主遂行不宿畱至

鄰國使臣先執玉登堂致命于主君主君親授玉然後享禮蓋以玉表信信達而後禮行也主君受幣必還玉以信注亦以信歸也君子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故圭王者信也使臣執圭必致敬盡禮此也享獻也圭璋璧琮皮馬之屬列于庭下所謂庭實也容色從容和舒之色不復如初致命之戰色也初信未通故懼信既通則兩主情達使臣心慰故有從容之色既享禮公事畢最後使臣以私禮見惟束錦乘馬儼皮之類無玉詳聘禮或曰人臣無私交何以私覲夫私覲亦君命也私主情愉愉可矣愉愉和悅也非公

事不肅肅

聘事詳見儀禮所執圭卽是分封之瑞玉也周禮大
宗伯以玉作六瑞王鎮圭長尺有二寸公桓圭九寸
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五寸子穀璧男蒲璧雜記又
云子男圭五寸凡圭形方面剡上廣二寸厚半寸璧
圓徑九寸中孔曰好耗孔外曰肉爾雅云肉倍好曰
璧好倍肉曰瑗院肉好均曰環圭璧皆有繅蒙包藉
所謂襲裼也凡諸侯朝見天子執圭合瑞以通信既
合復頒之衰世諸侯相聘享使卿大夫執圭往此五
霸會盟小國事大國之禮以君命故夫子亦行之享

禮亦自有圭璧與瑞玉異周禮春官典瑞云璫圭璋
璧琮以覲聘蓋享禮之玉以璫文異也小行人合六
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束
帛加璧于其上以先將命謂之特達主人受其幣則
還其玉註疏云上堂授玉于君如揖而恭也旣授玉
下堂猶如授玉時不忘敬也不似朱註搢曲禮執天
子器上衡國君平衡以揖授作平衡解云上不過揖
卑不過授夫旣平衡又有上下是聖人于禮未合矣
難搢

君子不以紺

幹緌

緌

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

絺

綌陳

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

倪

裘黃衣狐裘麋

裘長短右袂

麻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

霍

之厚以

居。去喪無所不佩。非惟裳必殺

晒

之。羔裘玄冠不以弔。

吉月必朝服而朝齊

齊

必有明衣布

此章記夫子衣服之禮。染色由赤入黑曰紺。蓋赤色

黑者。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玄在緇

緇之間。爾雅一染爲纁。

舊

檀弓練衣黃裏纁緣。謂小

祥練服用纁色緣領袖也。纁字義與禕通。今之紅色

也。孔註謂一入爲緇。是以緇當纁。非也。紺。緇玄緇。皆

黑赤。天地之盛色。朝祭正服多用之。故不敢以爲衣

之緣紅紫艷麗近舋媚褻服小衣也士喪記云明衣
縗緦絰是襲尸之褻衣用紅古今同也不以爲褻衣
嫌近于襲也絺綌葛也精曰絺粗曰綌衿單也士冠
禮兄弟畢衿玄孟子云舜被衿衣凡禮衣皆單當暑
衣亦單在外曰表內著裏衣而以絺綌在外也出卽
外也出之出絺綌也不復以他衣尚之如詩云蒙彼
絺綌絺蒙于外也云必表反下裼襲言也禮表襲不
入公門皮在外曰表葛必表皮不可表皮在內外以
布帛爲表卽所謂裼襲也皮上加單衣曰裼卽禮衣
也禮衣之內著裘以配衣非以衣從裘也古人黼皮

爲裘別爲衿衣以裼裘。今人裘上自有表外又加禮衣是禮所謂襲裘也。襲重也。記云裘之裼也見美也。裘之襲也充美也。緇黑色也。緇衣卽朝服之禮衣。內以羔皮爲裘。羔有白有黑。黑白自相稱。或謂必用黑羔皮拘也。麇麇通獸子也。凡小獸皮毛多蒼素狐色黃。皆取稱衣也。鄭康成解禮謂緇爲朝服素爲視朔聘享之服。黃爲蜡祭先祖五祀之服。此章但記冬裘非專論禮也。鄭說多鑿。詳後。裘裘燕居之裘也。長欲其溫也。袂袖也。右袖畧短便作事也。夜寢必有衣長過身又半以覆足也。猶今之禪衣。何氏謂卽衾也。朱

子謂齊時用之皆非也。聖人寢不裸裎，不僵仆，故特記之。狐貉，獸名。貉，貉通。狐屬毛厚而溫，于燕居宜也。去喪平居無凶喪也。佩，備也。佩之帶閒也。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自天子至士，皆佩玉，以象德。孔子佩象環五寸，皆所謂德佩也。又內則男女佩紛、悅刀、觿、璠、管之類，所謂事佩也。襪裳，禮服之下裳，卽端屨用正幅連續如帷，近要處襪積使狹。今之裙也。禮服之裳不敢殺，他裳則必殺。每幅斜割倒合，如深衣篇云：要半下，齊倍要，以爲私服，不用全幅者，省費也。羔裘玄冠，吉服也。問喪，白晘始。

死主人未成服未可遽用弔服但小變其言服而往檀弓云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若成服後弔則各有當用之衰服矣吉日月朔也古者舉事尚早以朔旦爲月之吉朝服緇衣也卽玄端凡古人公署皆稱朝禮服皆稱朝服見祖廟見父母皆稱朝見凡吉禮衣色皆尚玄纁鄭康成謂緇衣爲朝服素衣爲視朔之服此月朔用朝服則是鄭說未允也必朝服者以平居不仕言也朝君于國朝祖考于家皆是也明衣齋明之衣交神明者也或曰齊時沐浴則著之用布不用帛尚質也至敬無文不言色承上亦玄也玉藻云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玄冠則玄衣可知。文王世子云疾則世子親齋玄而養是齋衣皆玄也。

爾雅一染謂之緌

補

再染謂之緌

續

三染謂之纁皆

染以丹汁也。考工記五入爲緌七入爲緌轉入黑汁也。然皆不言四入六入之色。而士冠禮鄭註謂再入爲緌四入爲朱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子涅涅黑色蓋三染成纁後四染仍丹則成朱若轉入黑則成紺以紺入黑則成緌緌與紺類六染以緌入黑則成玄七染以玄入黑則成緌玄緌相類也。古者朝享禮

服多紺黼等黑赤色木火之交南北之正天地之中也。周人尚之。○詩云爲絺爲綌皆葛也。書云黼黻絺繡卽今方目紗可刺繡者也。俗呼布帛希薄者亦曰絺綌不獨葛耳。○鄭康成謂素衣麤裘視朔之服黃衣狐裘蜡祭之服。按郊特牲云蜡祭皮弁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之殺也。送物之終禮殺于喪故衣素祭舉于冬故用麤裘則是蜡亦用素也。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息農之祭亦于蜡月土事尚黃故用狐裘二衣二裘非必專爲視朔蜡祭他事亦有用素用黃者不獨蜡與息農耳。○羔裘縹衣則玄冠

以玄纁爲冠也。玄亦纁類，卽今黑色之微赤者。天色玄，故古今人衣冠通尚之。一名爵色。禮有爵弁，爵弁，爵謂燕爵，玄鳥色也。王制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卽爵弁，玄端也。燕爵纁玄，四色皆相似，由赤入黑，黑不離赤。周人所尚，故吉事多用之。○冠與弁異。古冠小，而弁大。圍額詩云：有頍者弁。頍，圍額貌。古冠僅取撮髮，以緇布爲之，加于頂。詩云：緇撮，卽古玄冠也。夏曰母追，小貌。殷曰章甫，甫，斧通小，而方。周曰委貌，制始大，委下冒貌也。冠弁異，而色同玄。詩云：其弁伊騤。青黑曰騤，亦玄緇之類，皆吉服也。○弔喪各以本服。無

服者于冠弁上加小經如環身著細麻布衰周禮所謂錫衰疑衰者也凡吉服布十五升疑衰布十四升總與錫布皆十五升而總去其半錫者其色光也洗治其布不洗治縷衰在內也內戚之服總者其縷細也洗治其縷不洗治布衰在外也外戚之服疑者疑似凶服而已衰輕也○朝服謂皮弁玄端也玉藻云天子諸侯常日視朝以皮弁玄端服玄端者上衣下裳制皆端方而色玄玄古端服非一燕居亦端禮服與燕居有辨而制端色玄則同卽冕衣色亦玄制亦端但繡文異耳故凡禮衣裳皆可稱端用玄曰玄端用

素曰素端鄭康成謂朝服緇衣素裳視朝之服白鹿皮爲弁身著素積衣裳純素恐非也按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素韠惟裳有積以白布辟積爲裳而衣或仍玄纁用素積素韠以別于純吉耳故郊特牲云喪禮之殺送物之終蜡祭用之月朔稱吉吉主玄喪主素古今同也若衣冠純素豈吉日用喪服乎家語季康子朝服以緇按緇曰緇大夫以下朝服用布康子僭用緇非謂衣裳皆緇素也雖皮弁但存太古衣皮之意加染造綴采玉爲飾非戴白鹿皮毛蒙茸於首也卽今尚方所製皮弁與革帶之類可知

朱子以齊必有明衣布連下章齊必變食居必遷坐又摘取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二句共合爲一章謂爲謹齋之事按明衣布以上皆衣服齊必變食以不皆飲食宜仍舊

齊

齊者

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

貴

不厭細食饘而

餲

餲

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

任

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

勝食氣惟酒無量

去聲

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

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

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

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此章記夫子飲食之禮齊謂凡有吉凶大事齊心致敬也變食改常食也如不飲酒不如葷之類每食必潔以潔其心也遷坐坐易常處也如不宿于內之類易其居亦以易其心也食飯也膾細切肉也飯美曰精膾美曰細厭饜通飫足也不厭不以美而厭足猶儀禮厭尸之厭食饁而飫謂飯熱鬱閉以致臭也爾雅云食饁謂之飫注云饁饑也說文饑傷熱也以傷熱而致飫非二事也魚爛自內出曰餒肉腐自外入曰敗公羊謂梁亡魚爛而亡也兵陣外破曰敗色惡

臭惡皆謂魚肉也。飪熟也。失飪生熟失節也不時謂果穀不時六畜不時朝夕不時之類食之則皆傷生害德也。割殺也。禮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平居殺牲爲口腹不當殺而殺皆爲不正。凡肉細剉漬以鹽醯皆可爲醬。古醬品不一以和肉各有宜如肉則云濡雞醯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魚膾芥醬之類不得其醬謂醬與所食肉不相宜則不以其醬和之惡傷人也。非惡不備之謂人本元氣資穀以養肉味輔之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肉之品多不使勝穀養生之理也。飲酒有量一升曰爵二

升曰觔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皆量屬凡量
物者實必滿傾必盡多寡有程如鼎俎奇蓬豆偶食
有一飯三飯五飯之類皆有限數惟酒合歡獻酬畢
賓主脫履升席如鄉飲酒脩爵無數燕禮無算爵蓋
賓主非一人飲有多寡不必定爲量數也無量則隨
宜斟酌不可及于亂無量欲成其歡也不及亂欲盡
其禮也如詩賓筵之三章則亂矣詩云人之齊聖飲
酒溫克顯允君子莫不令儀則不及于亂矣不及亂
雖無量而各適其量飲酒孔嘉此之謂也沽賣也沽
賣之酒或不潔肉切而乾之曰脯市肆之脯亦或不

潔故皆不食薑氣味辛香本草云久食去臭氣通神
明每食後借辛香之味以散氣不與饌同撒也不
多食謂凡飲食嗜味以寡爲節寡則皆能養人多則
皆能害人而酒亦在其中矣然則所謂無量者豈多
飲之謂與祭於公謂助祭於公家所賜胙肉腥則烹
而薦之熟則先嘗而頒之不畱宿也祭肉謂家廟祭
肉祭畢輒頒大約不得出三日出三日則人不食申
言所以不出之故蓋肉至三日必敗古者夏祭不殺
以敗尤不待三日矣食不語謂方舍饋時雖人有言
未卽答禮不容嘿寧吐哺若舍饋語失容且妨哽噎

也。寢不言。不自言也。寢自言。失晦息之常。聖心純一。養生亦在其中矣。疏。麤也。疏食。脫粟之飯也。菜羹。菜和米屑爲羹。古人飯必有羹。以肉湑和菜。此以菜和米汁也。瓜祭。食瓜而祭。玉藻云。瓜祭上環。謂切其近上者如環以祭也。古人每食祭。始爲食者。但尋常小物。祭未必齋。齋如者。恭敬之意。聖心顯微如一。無大小。無敢慢。非必如饗食遷坐之謂也。席筵。席古者坐則布席當戶牖。與宮室同向。南向北向。以西爲上。東向西向。以南爲上。皆謂之正。此言不正。非必欲正向也。雖隅坐亦必席。與身相應。未有身隅而席不隅。

者正坐可知鄉人飲酒卽鄉飲酒或射或賓興或
或尋常燕集鄉人尚齒杖者老人以杖自扶也禮五
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凡
進止視長者出則隨出不先不後也

上章記衣服必有寢衣則夜不近婦人此章記飲食
不多食則晝不至醉飽遠色慾薄滋味養生養德之
要也故章內屢言不者極致撙節之意禮云衣服在
躬而不知名曰罔必如聖人於衣服然後不爲罔也
又云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必如聖人于飲食然後
爲知味也子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必如聖

人出入公門行不履閭然後爲由道也。凡此可知無
行不與之教。○齊必變食何註云改常饌本周禮解
也。朱註云不飲酒不如葷。本莊子解也。蓋齊有吉有
凶大祭祀之類吉齊也大災喪奠之類凶齊也。吉則
但改常饌凶則不飲酒食肉。莊子云孔子謂顏淵曰
齋吾語汝對曰回家貧不飲酒不如葷數月矣。孔子
曰所謂齋者非不飲酒不如葷之謂也。故禮有飲不
至醉之說。周禮膳夫職王齋日三舉大牢具曰舉此
所謂改常饌也。禮家言多端當以論語爲正。旣云衣
布遷坐又多殺牲飲酒食肉可乎。○精字从米青聲。

米之精鑿者色近青青者晶也粟一石舂米六斗曰
糲糲一石舂九斗曰粳八斗曰粳七斗曰侍御粳與
侍御皆精屬或云粟一石舂米五斗曰穀穀四斗曰
粳三斗曰精○記云牛與羊魚之腥蠹而切之爲膾
麋鹿爲苴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註聶牒也先薄切
爲大葉復報切之再橫切曰報朱註解不厭謂以爲
美非也二不字與下文不字一例皆節制之意○周
禮醯入之醢與醬皆醬也水陸肉味諸品和以蔬菜
漬以鹽醢久之成醬古人和醬必辨百物之性今不
復可考卽如漢書南越食唐蒙蒟矩醬交廣溪蠻收

蟻卵淘漉爲醬卽古蚳池醬也白虎通有榆莢醬唐俗有葫蘆醬用之各有所宜不宜而食恐害人朱註謂無害于人惡其不備非也○沽酤同賣也卽求善賈而沽之沽漢法有椎酤稅酒也詩云無酒酤我謂無酒則有賣者註謂一宿酒作攻沽之沽解苦也夫酒者久也一宿成不謂之酒矣凡小禽全乾者曰腊析肉爲片乾者曰脯脯甫也甫切卽乾無滋味之和也施薑桂曰脍脩屠肆中之脯不辨爲何肉恐不潔食則傷人○薑味辛氣香咀之能解昏睡儀禮云君子問夜膳葷庖凡閣間常置故不撤非必畱之坐隅

也○古人祭而饋肉曰胙。胙，祚也。謂致福。生曰胙，熟曰臠。三日者，自祭日昧旦至明日頒胙，前後經三日矣。如喪二十五月，謂三年之類。凡古人言三非恰恰然也。○瓜祭，食瓜而祭。詩云：七月食瓜，郊特牲云：天子樹瓜華。曲禮云：爲天子剖瓜者，副勞之中以綸爲國君者，華花之中以綌大夫累保之士，寔帝之庶人。齏暴之玉藻云：瓜祭上環棄其所操。古人每事不忘初，食瓜則祭，始種瓜者如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燿，行師祭禡，先爨先蠶，先農先卜，先馬先牧之類，皆有祭。○古者坐席，織蒲或竹或葦爲之。天子諸侯

席緣以文繡。士席無緣。皆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爲度。
凡布席。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羣居一席坐。
四人。若五人。則長者異席。賓主燕會。則人皆專席。衆
賓席皆不屬。饌陳席前。不于席上。正饌在左。庶饌在
右。間可容人。謂之長筵。凡坐不中席。有憂者側席。有
喪者專席。坐曰席。燕曰筵。卧曰衽。○禮一命齒於鄉。
再命則不齒。再命齒于族。三命則不齒。欲使鄉人知
貴貴也。又云。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貴老。老之仁也。蓋
七十則杖于朝。故貴不先老。夫子爲魯司寇。攝相。論
貴則命卿。當時諸侯卿大夫命于天子者少。然爵至

卿相鄉人六十者自不當與齒。聖人出必後之。是于六十者亦不肯以貴先之矣。所以爲厚。○朱子以席不正自爲一章。鄉人飲酒連鄉人讎爲一章。今依舊本合之皆飲食之事也。

鄉人讎

讎

朝服而立於阼階

自此以下至終篇皆雜記夫子應酬之禮。讎逐也。驅逐疫鬼也。凡陰慝之氣勝則爲鬼。人衆喧闐則陽盛陰滅。月令歲有三讎。惟夏不讎。以陽氣正中也。季春國讎。天子諸侯行之。陽氣方遂。慮有伏陰。聚衆喧逐。使和氣充盈。春陽畢達也。仲秋陰氣尚微。天子爲陽

主難以逐秋氣不及國與天下也季冬二陽初生陰
氣方盛天子乃命天下大儺以逐寒氣周禮方月相
想氏狂夫四人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
盾帥百隸驅疫鬼袒裼叫號比戶蒐索事近于亂古
人因民俗而爲此禮以王命事鬼神故聖人禮以行
之靜以鎮之莊以蒞之所以防其狂逞節其悖亂之
道也以主待客以靜勝躁以衣冠馴強暴聖人舉動
卓有至理古凡禮服皆稱朝服郊特牲云鄉人裼孔
子朝服而立于阼階存室神也儺則羣隸袒裼故聖
人盛服鄭玄謂裼作裼鬼也存室神亦記者附會之

朱子謂恐驚先祖五祀之神。夫儻入宅舍。非入祖廟也。先祖五祀。豈朝服立阼所能定乎。聖人舉動。必無迂闊。東階曰阼。凡禮事。主人位東階上。西面。古者堂階無中。惟有東西階。主賓由東西升。地道尊右。故右爲賓階。東方爲生氣之主。故東爲主階。秦人始作甬道居中。非古也。明堂位。三公中階之前者。兩階中也。猶言階間非三階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問猶遺也。詩云。雜佩以問。凡問人者。必有以遺之。送

使者行而後拜爲拜所問之人非專拜使者也儀禮
主人送客大門外客去主人皆再拜送王藻云士於
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禮尊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
衣服則服以拜賜飲食則嘗以拜賜康子魯大夫孔
子以哀公十四年自衛反魯年將七十矣于鄉爲先
達于國爲元老雖朋友之饋車馬不拜而康子以新
進大夫饋藥夫子輒以尊者禮禮之敬其爲時宰執
政亦見陽貨之意云爾然拜受矣又不嘗不嘗矣又
告不嘗不以告則欺他日疾愈相見問何以應告則
極難爲辭曰丘未達不敢嘗以情語也又若爲問之

者然此應變之權非聖人不能

廢救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馬室曰廢焚誤燒也退朝自公朝退也廢焚則傷馬
倉卒唯問傷人此聖人愛人之誠意出于無心而門
人旁窺其深謹記之微創曰傷救焚急迫慮恐傷人
非謂死亡也有死亡不待問知矣竟亦問馬但乍問
且未遑所謂不識不知從心之矩也朱註謂貴人賤
畜理當然則涉有意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
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君賜食賜所食之餘也。禮餽餘不以祭。豆間之祭則有之。不以薦也。先嘗嘗後頒賜也。必正席致敬如對君也。腥生肉也。非熟非餽必熟之以薦祖考。榮君賜也不先嘗薦而後嘗也。生牲也。畜之仁。君賜也。侍食于君陪食君側也。祭祭豆間也。禮凡食必祭。賓主敵則賓先祭。臣不敢當賓。故君祭。臣不敢祭。而先飯必君命祭。乃祭也。先飯亦非遽入口也。蓋祭則取少飯置之豆間。不祭則取飯置手中。示將食。不遂以祭也。疾者恒寢北牖下。君臨視。移置南牖下。使君南面視。

已首必向東蓋君入臣家君爲主由東階升東首以迎君也玉藻曰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以東爲生方也加朝服于身拖大帶于上如平時見君然君召往不俟駕卽詩云顛倒衣裳之意赴之速也大夫不徒行而亟趨故不待駕非駕至不乘也

大帶之垂者曰紳禮服有大帶以繪帛爲之有革帶皮爲之以懸鞶與佩在衣之內裳之外大帶在衣外有辟積有組以紐結于前兩端下垂與裳鞶齊玉藻曰紳鞶衿三齊制詳玉藻

凡禮書所言禮事多因聖人已行之蹟著爲式而或

綴飾之過如君祭先飯疾東首不俟饗行之類自聖人作古非聖人依倣爲之也士相見禮云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玉藻云君賜之食而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又云食于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少儀云侍食于君子先飯而後已蓋食先祭祭先尊者君祭而已亦祭是與尊者同也君祭而已虛食以待是已亦欲祭也故于君祭時臣先舉飯將食示不敢祭也待君命之祭然後祭蓋賓禮先祭而後飯所重在祭敬神也臣禮先飯而後祭所重在飯敬君也其祭也非離廟其飯也非

遽入口。先後祇爭斯須之間。如始食。不待尊者請而舉箸。既食。待尊者畢而放箸。是曰先飯後已行之不善。則傷于野。而儀禮玉藻附會之解者。謂先飯如膳。夫嘗食然。又云導尊者食皆過也。大抵聖人所行禮。必無迂闊。

入大廟。每事問。

大廟。君始祖廟。入入助祭也。儀文器數必詳問。謹之至也。見八佾篇。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謂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無所歸謂客死者人死既棺斂則爲坎西階上塗柩
其中以待葬曰殯殯賓之也西爲賓階死者如客故
賓之庶人死三日而後殯三月而後葬不曰於我葬
曰於我殯者初死所親遠未至故代爲殯若所親無
人則亦於我葬矣朋友通財常也車馬雖重財耳祭
肉雖微禮也輕財故不拜重禮故拜非薄車馬也明
祭肉之爲重也不拜車馬者視朋友之車馬猶己之
車馬所以親之也必拜祭肉者重朋友之祖考亦重
己之祖考所以敬之也

家語子貢問于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

我乎館客死無所歸。夫子曰：於我乎殯。禮與仁者之心與。子曰：吾聞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得殯者乎？夫仁者，制禮者也，稱其義以爲之宜。○禮惟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酒肉之賜弗再拜。朋友之饋，卽車馬亦不拜，饋肉惟祭祖考者拜。尋常酒肉亦不拜也。○朱子云：朋友死於我，殯義固如此。後世同志者少，泛交者多，隨宜量力從厚可也。若一周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此等處自公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師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外，所知哭諸野，亦自有節。拜饋可推矣。故

禮以義爲質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
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迅雷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綏綏平聲

此章皆從無意處窺見聖人周旋中禮而雜舉其事
若鄉黨宗廟朝廷聘享衣服飲食交際禮法之會稠
人之中時或振飭至若寢若居若狎若褻乍見偶遇
暫立無心感應而纖悉中規矩非盛德其孰能之寢
不尸謂清明在躬知通晝夜不似恒人倒榻僵卧塊
然如尸也前云必有寢衣正以此居不容卽燕居也

申天天無壯厲之容。蓋寢尸則神死。居容則形勞。見謂隨在。乍見狎。謂所親狎。褻謂私居。必變者。見可哀。則忘狎。以貌者。見可敬。可矜。則忘褻也。凶服者。謂服凶服之人。卽前所見齊衰。此則自車上見也。負版。卽記云。衰長六寸。博四寸。負廣出于適寸。是也。五服皆凶。有負版者。爲大喪。見齊衰。凶服者。見其人來也。負版。見其往也。式。憑軾致敬也。舊註。負版。謂持邦國圖籍者。重民數。故式。按周禮。司民職云。三年大比。以民數詔司寇。孟冬。獻于王。王拜受。登于天府。此記聖人

尋常所見耳。版籍三年乃一獻。且安知獻者必負以背乎。安知所負。版非他典籍乎。帝王盛世乃獻民數。春秋時焉有此。故難據也。盛饌非大燕饗而盛陳飲食。必變色立以示不安也。聖人崇儉無故不殺盛饌。非時故變色也。作卽下章三嗅而作之作不坐也。少儀云。飲酒者有折俎則不坐。鄉飲酒禮。主人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請徹俎而後脫履升坐。今盛饌是折俎也。故不坐。迅雷疾雷也。風烈風猛也。皆天之怒氣。天怒。天子察于天下。諸侯察于國。卿大夫察于家。士庶人察于身。恐懼脩省。自不容已。聖人與天同運焉。

得不變升車車自後升有索挽之曰綬御者先升以綬受尊者尊者將升待綬則少立立則必正正立乃執綬斯須之頃而從容整暇所以爲周旋中禮也舊本分章各異今舍爲一章錯舉泛應之事也

式軾同古者乘車立惟老人婦人坐馬驟車疾與前橫木高五尺五寸曰較使乘者憑以立較下又橫一木高三尺三寸曰軾詩所謂重較也乘者遇有所敬則下其手俯躬曰式凡升車有二綬正曰良綬副曰貳綬僕者執貳綬先升取良綬負之以末端授尊者尊者執之以升○春秋穀梁傳曰陰陽相感薄而爲

雷激而爲霆王充曰雷者太陽之激氣正月陽動始
雷五月陽盛雷迅秋冬陽衰雷潛盛夏大陽用事陰
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
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莊子云大塊噫陰
氣其名爲風爾雅云暴風從上下曰飂從下上曰飈
標亦曰扶搖迴風曰飄日出風曰暴陰而風曰暄風
而雨土曰霾凡風者陰陽之亂氣激發而起飛沙揚
塵發屋拔樹太平之世風不搖條順物布氣開甲破
萌而已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

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供之三嗅而作

此承上升車因記夫子在車之容及車中所嘗見之事。寓言聖人審時知幾。雖道大莫容。老于行。而天下卒莫能傷也。夫子轍環天下。車中卽不停軌之意。不內顧疾言親指。皆自得之容。猶詩云。寬兮綽兮。倚重較兮之意。不以道路馳驅。張皇失度也。有所疑于後。則內顧有所怒于中。則疾言有所冀于前。則親指三者俱無。東西南北。惟其所如。而寂然不動。介然如石。所以用舍行藏適時。仕止久速知幾。見色而高舉。時可而後集。盡時中之道也。色斯舉二句。蓋卽道路車

中所見以寓言人事物理當然而聖人自然也嘗過
山梁見雉集而嘆曰山谿有梁乃行邁往來之途雌
雉無偶是孤栖失羣之鳥宜其有見色之明何乃昧
時止之所凡事知幾貴早過時則悲時哉時哉闢不
容髮此言非獨爲雌雉垂戒遠矣子路不達謂夫子
悅此雉也乃烹雉而供之所供非必卽山梁之雉而
聖心感于所見不忍食其肉但三嗅其氣變色而起
共供同鼻審氣曰嗅作起也起立以示不安且以儆
子路也厥後子路不得其死正惟忘雌雉之戒失審
時之智耳記者記此于篇終見士貴識時也

鄉黨一篇作鏡花水月觀則聖人如生自此以前逐段描寫聖人容貌言動惟心思行藏不可寫而此段則併一生出處一點靈知俱寫出車中便見孔席不暖三不字見行邁靡靡中心自得去無疑悔故不內顧行無怨懣故不疾言來無希望故不親指雖世路羊腸而無心天遊其平如砥然我本無物物自知幾車跡所過鳥見行色而飛翔望山梁而下集天下事幾物理先見有出于言語指顧之外泯于聲音笑貌之中者故卽山梁雌雉爲譬借子路不識時之事爲戒以終前十篇之義蓋夫子以天縱將聖生當五霸

亂離之時尋常韋布而從者三千所至邦君問政割地議封疑信相半至于惡人媚嫉操戈且甘心焉如文王之子受里周公之處流言歷貧賤患難而能知幾如神龍潛蟻屈委蛇于崎嶇之途物莫能害刪述垂憲賢堯舜不朽豈偶然哉故孟子謂孔子集大成聖之時者也生平願學處齊梁之間行藏大似夫子但聖人實大聲洪所過如天馬神龍人爭指視輶晦尤難所以知幾時中非上聖不能也羣賢惟顏淵子知幾惟子路強直殆乎見色而不知翔者如不於南子之見公山弗擾之往浮海則喜行行直遂卒

孔之難罹菹醢之禍故衛人之醢子路也夫
覆其家醢曰吾何忍食此三嗅而作爲之兆矣
記者引而不發使後學潛思慎動而解者反疑有闕
文不知其爲記者之微言也禮士贊雉雉有文而性
耿介善變化入水爲蜃故以比士莊子云澤雉十步
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故孔子去魯作雉鳴
之歌記者所以寓言于雉也惟孟子深會此旨自謂
私淑而聖之時一語實得自此篇之終知言兩字得
自下篇之終千餘年來無人理會信乎其爲私淑矣
○鄉黨篇通成一片文字其分章以便初學耳車中

兩字。本上升車起下文見雉飛卽車中見之色斯舉承不疾言親指而見色卽飛翔意象聯屬斷而不斷文勢變化以記事當議論喻聖人知幾之神也。按其實如以女樂去魯問陳去衛之類皆是舊本車中三句連上文爲一章色斯舉以下自爲一章無頭緒而疑有關文非也。翔舒飛不下也。後集不輕集也。山梁山谿橋梁也。山雖鳥集之所梁則人行之路雉野雞雌雉雄失雄者雉不能遠飛又孤栖失所之喻也。時哉時哉丁寧儆戒之辭。

黨一篇天然一幅聖像首題孔子二字是頭面下

乃寫其言貌舉止末添子路爲侍者極可玩味夫子
一生盛德容貌惟溫良恭讓舉子路行行以形聖人
之溫恭也聖心仁愛萬物舉不食雞事以形聖心之
仁也三千七十士惟子路勇悍以冠雖佩豚之夫遭
聖人孚化爲名賢千古無復有仲尼亦千古無復有
仲由矣禮教之所薰陶神矣哉此記者意也

車本名器故行有和鸞爲節道路觀望容貌不苟故
曲禮云立視五雋規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轡猶規也
輪一轉爲一規輪高六尺六寸規之則一丈九尺八
寸五規行地九丈九尺車上視遠不過此矣轂軸頭

在車兩旁顧過轂則內視矣此皆車中之容

爾雅雉六種伊雉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曰翬江淮而

南青質五采曰鷩南方曰鷩傳東方曰鷩北方曰鷩

希西方曰鷩鷩雉一名翟狄通周禮王后狄衣詩云

其之翟矣翟羽可飾車旌禹貢徐州羽畎夏翟謂羽

山之谷產翟也夏采色周禮天官有夏采職大采也

故諸華曰諸夏鄭玄訓雉爲華蟲以此陸佃云雉

如龍護疆飛不越界一界之內一雉爲長餘雖衆莫

敢鳴雉故以耿介名

或云孔子以女樂去魯見雉飛鳴有時哉之歎作

噫之歌卽所謂彼夫之口者也本此章附會之

卷十終

先聖遺事

郝敬編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其妻顏氏徵在同禱於兗州之尼丘山生孔子於魯國昌平鄉鄒邑時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月庚子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生有異像首頂似尼丘山因以名遂字焉生三歲而叔梁紇死稍長爲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年十七魯大夫孟僖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

其祖弗父何有宋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

三命益恭其鼎銘云一命而倭再命而偃區上三命

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區上於是粥於是以餬余

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

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與我死汝必師之僖子卒懿

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孔子年二十家貧

魯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攝職吏畜蕃息魯昭公十

年孔子年二十七歲鄉子朝魯魯人問少昊氏以

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孔子曰天子失守

四夷見鄉子學焉從師襄學琴十日不進師襄曰

可以矣。曰：習其曲，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
可益矣。曰：未得其志，有間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
人，有間。孔子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
遠志焉，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
如王四國，非文王誰能爲此？師襄避席再拜曰：師蓋
云文王操也。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俱適
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適周，見老聃，問禮。
老聃曰：子所言，其人骨已朽，獨其言在耳。且君子
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

志皆無益于子身。吾所告子者若此而已。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遺。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訪樂于襄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頰。黃帝之形貌。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周使伯常騫問道于孔子。孔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必蔽。四者

君子所戒也。孔子觀乎明堂，四門牖有堯舜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孔子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之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

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
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
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
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
顏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周廟有
欹器焉。問于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爲宥坐之
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
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坐側。顏謂弟子曰。注水焉。注
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焉有
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聰明

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
有四海守之以謙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孔
子自周反魯弟子稍進魯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
齊景公與晏嬰來魯與孔子語悅之昭公二十五年
公與邠昭伯謀攻季平子平子與孟氏叔氏共攻公
公師敗奔齊孔子適齊聞韶樂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欲以
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曰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
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
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息周室衰禮樂缺有

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
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以移齊俗非所以
先細民也後景公見孔子不問禮矣異日景公止孔
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吾老矣
不能用矣孔子遂行反魯吳季扎聘于上國其子死
葬于贏博間孔子往觀之曰延陵季子合于禮矣孔
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于晉之乾侯季平子乃立定
公五年夏平子卒桓子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
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
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

可專車使人問孔子骨何者最大曰禹致羣

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上

吳客曰誰爲神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

神社稷爲公侯皆屬于王者客曰防風何守曰汪罔

氏之君守封禺

吳二山名

之山爲僖姓在虞夏商爲汪罔

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曰焦僈氏三

尺短之至也長者十之數之極也客曰善哉聖人季

桓子嬖臣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

狃止之懷益驕虎遂執之桓子怒虎并執桓子囚之

與盟而釋之虎由是輕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故魯

自大夫以下皆離于正道孔子不仕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遠方來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失意于季氏因陽虎爲亂遂執桓子桓子詐得脫九年陽虎不勝奔齊時孔子年五十不狃以費畔使人召孔子孔子脩道彌久愠無所試曰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則之定公謂孔子曰舉子之法治國何如對曰天下可也于是以爲司空乃別五土

各得其宜由司空進爲大司寇設法不
無如民定公十年春及齊平齊大夫黎鉏言于景
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
夾谷定公以乘車好往孔子輔行曰臣聞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具官
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與齊侯會于夾谷盟齊
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二百乘從我者
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
吾以盤飧命者亦如之獻酬禮畢齊有司趨進請奏四
方之樂旌旄羽被弗予戟劒撥大盾鼓噪而至孔子

歷階而登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于此晏
子與景公作麾去之齊有司又趨進曰請奏宮中之
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歷階而登曰匹夫而榮
惑諸侯者罪當誅樂遂罷將行景公欲設享孔子謂
梁丘據曰事旣成又享之是勤職事也且犧象不出
門嘉樂不野合享而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牝
稗也用牝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
德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景公知義不若歸而告
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君子以夷狄之道教寡
人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謝以質小人有過謝以

文君若悼之謝以實於是齊侯歸所侵魯之鄆汶陽
龜陰之田定公十三年夏仲由爲季氏宰孔子言于
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墮三都於
是叔孫陞邱季氏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
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
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
國人追而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會魯
人有譖仲由者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
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乃弗墮十
二月公圍成弗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

行攝相事七日而誅佞人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
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誅之何也孔子曰天
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
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
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爲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
價男女行別于塗道不拾遺四方客至如歸魯有販
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
制慎潰氏奢侈踰法及是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
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先是國人謗曰麇裘而鞞
殺之無矣鞞而麇裘投之無郵至是國人誦之曰麇

衣章甫。竇獲我所。章甫衰衣。惠我無私。齊人聞之。懼而謀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我地近爲之先并矣。用犁鉏計。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衣文衣。舞康樂文馬三十駟。往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語魯君爲周道游觀。終日怠于政。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吾猶可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孔子遂行。乃作荷蕢之操。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惟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

孔子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曰罪我以羣婢也孔子
遂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讐由家衛靈公餽粟居頃
之或譖孔子于靈公靈公使公孫余以兵防之居十
月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穿垣
曰昔吾由此入也匡人以爲陽虎虎嘗暴于匡孔子
貌似之遂止孔子五日孔子絃歌不輟曰文王旣沒
文不在茲乎旣而甲者進曰吾初以爲陽虎也解圍
去過蒲月餘反衛主遽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
謂孔子曰四方君子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
孔子見之居衛月餘去適曹是歲定公卒孔子去曹

適宋聞喪與弟子習禮樹下宋司馬桓魋作亂害孔
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外
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類似堯項似臯陶肩似子產
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
子欣然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
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陳廷而死楷矢貫
之長尺有咫石碣也陳潛公使人問孔子孔子曰隼
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
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于是肅慎貢楷矢石碣長尺有
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

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貢使無忘服從也陳人求之故府果得矢居三歲晉楚吳爭陳陳苦兵孔子去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賢而勇以私車五乘闢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弗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問吾欲伐蒲吾大夫謂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孔子曰然其男子有死志其婦人欲保西河與公叔者四五人耳靈公乃不伐蒲靈公老怠于政孔子行會晉趙鞅攻范中行佛肸以中牟叛

召孔子，鞅亦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至河，聞其殺寶
鳴犢、舜華，二子皆晉之賢者也。孔子嘆曰：「竭澤涸漁，
則蛟龍不合；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惡傷其類也。」乃
還息陬鄉，作陬鄉操以哀之。反衛，主蘧伯玉家。靈公
問政，不對。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色不在孔子。孔子
遂行，復如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死者數十人。執
監吏將殺之。孔子見陳侯與登臺觀之。陳侯曰：「昔周
作靈臺，幾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
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幾人之有？」陳侯乃赦所執吏。
罷役，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吳人遷蔡于

州來明年孔子自陳如蔡蔡人怨蔡昭公之從吳也
相與射殺之楚伐蔡孔子自蔡如葉又自葉反蔡宰
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我曰夫子
無用此爲也自臣從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
尚德清而好儉仁而不祿不合則退所以爲積去無
吝心道行樂其治不行樂其身所以爲夫子若夫觀
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
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乃知夫子之德
齊有一足鳥飛集公朝舒翹而眺齊侯怪焉使人問
孔子孔子曰水祥也是爲商羊昔童兒屈脚振肩而

跳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其應至矣頃之大霖
雨水溢楚昭王渡江有物觸王舟使人問孔子孔子
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者曰何以知之曰吾昔適
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
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孔子居蔡三
歲吳伐陳楚昭王軍于城父救陳知孔子在陳蔡間
使人聘孔子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也所譏刺
中諸侯之疾久在陳蔡間諸大夫所設行非孔子意
楚用孔子則陳蔡大夫危矣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不
得行七日糧絕從者病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弟子有

愠心孔子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不我信也吾未智邪人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容夫子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不能爲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脩道不能爲容今不脩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

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
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是吾醜也道
既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孔子欣然
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
子貢適楚楚昭王以師來迎孔子如楚昭王欲以書
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
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
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
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爲子男五十
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

安得累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
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子弟爲佐，
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是年秋，昭王卒于城父。楚狂
接與過而歌，鳳兮以諷孔子。孔子去楚，遇長沮、桀溺，
丈人反居衛。時年六十有三。魯哀公六年也。衛靈公
卒，衛輒據國以拒其父蒯聩，入居于戚。輒欲得孔子
爲政，使子路請孔子欲正名，不果。明年冉有爲季氏
將，與齊人戰，克之。康子問冉求曰：子之軍旅學之乎？
性之乎？冉有曰：學于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對曰：
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疑，求之至于此。

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

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可矣先是季桓子將死屬康子召孔子康子立欲召孔子公之魚曰吾先君用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不終又爲諸侯笑康子乃召冉求至是因冉求言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去十有四年而反魯乃作丘陵之歌魯竟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時周室衰禮樂廢詩書缺乃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詩三千餘篇去其重複取可施于禮義者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幽厲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以合於韶舞禮樂自此

可得而述脩王道成六藝晚喜讀易韋編三絕教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大野車子鉏商獲一獸異狀以爲不祥折其足棄于五父之衢孔子往觀焉曰麟也仁獸出而死吾道窮矣乃取魯史脩春秋上起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終焉本其所感也明年崩賁自戚入于衛輒出奔子路死哀公十六年周敬王之四十一年也四月丁巳夜孔子夢坐于兩楹間奠其前明日戊午蚤作逍遙負杖而歌歌曰泰山壞乎梁木摧乎哲人萎乎子貢入見曰何謂也子曰予疇昔之夜夢

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作而世孰宗子？夏人殯于東階，周人于西階，殷人殯于兩楹之間。予，殷人也，殆將死矣。蓋寢疾七日而卒。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十八日乙丑，今之二月十八日也。壽七十有三歲。葬魯城北泗上。弟子服三年喪畢，乃去。子貢廬于冢傍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居者，百有餘家。因名孔里。

